

伍廷芳博士及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最新改动：2025年7月25日)

在证道学的纪事录里，关于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的资料寥寥无几，只有一篇Josephine Ransom女士在1922年所写的“证道学简史”有一些简短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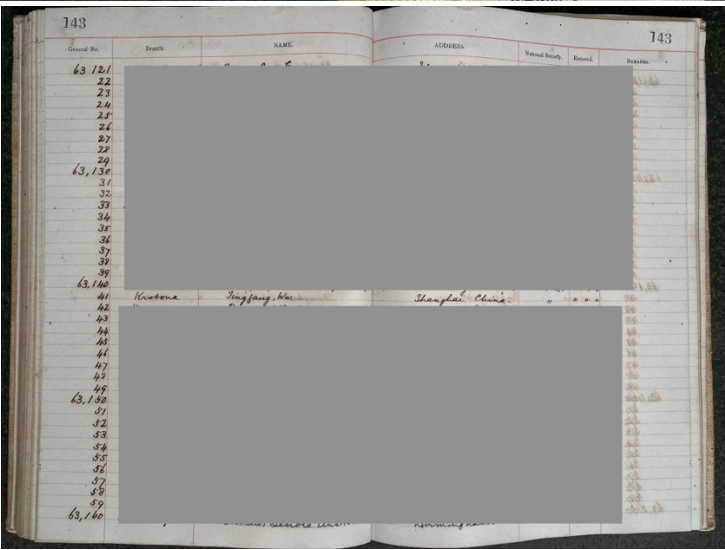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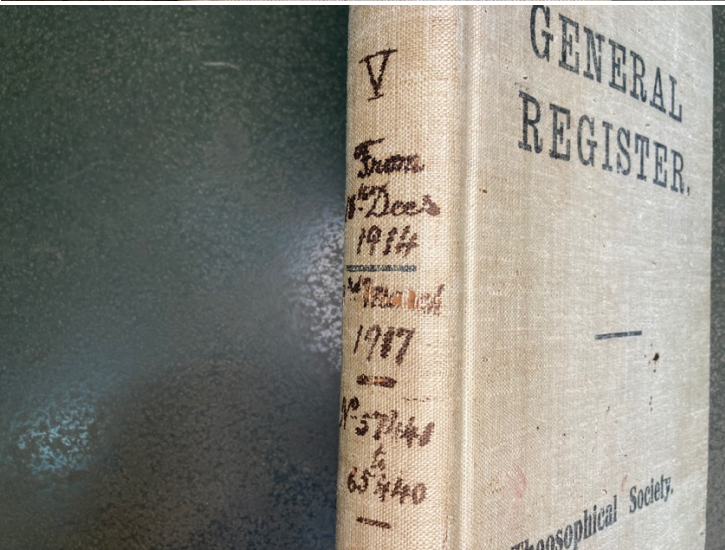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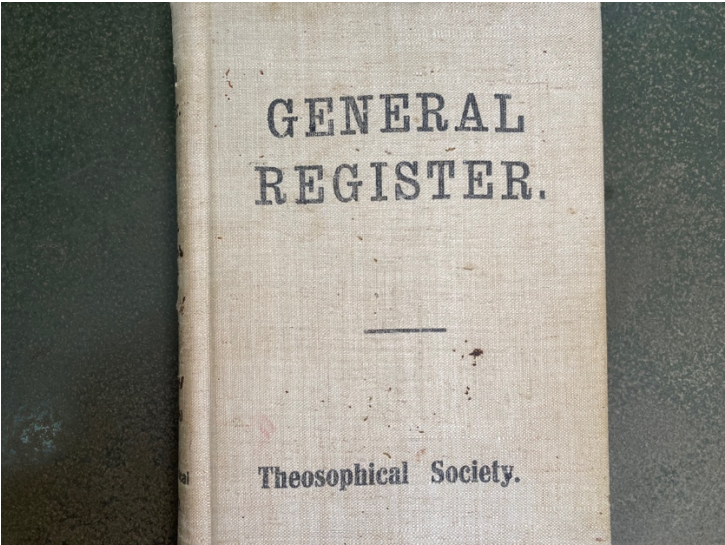
“中国的第一个学会由德高望重的政府高官及外交家伍廷芳博士建立并任会长。但他于六月不幸去世。伍博士迫切希望证道学能在他的祖国扎根。他希望新中国能建立在“世人皆兄弟的信念”之上。”

在C.Jinarajadasa所著的“证道学金色年鉴”第204页，有一张照片及注释：“伍廷芳博士，中国第一部证道学手册的作者”。

尽管信息很少，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有几个在总部注册的分会（会所）：

Lodge Name /分会名称	Location/地点	Date of Charter/成立日
The Saturn 土星分会	Shanghai 上海	14/1/1920 1920 年 1 月 14 日
The Sun 太阳分会	Shanghai 上海	8/8/1922 1922 年 8 月 8 日
Shanghai (ex-Saturn) 上海分会（前土星分会）	Shanghai 上海	8/2/1923 1923 年 2 月 8 日
Hankow 汉口分会	Hankow 汉口	7/7/1923 1923 年 7 月 7 日
Hong Kong 香港分会	Hong Kong 香港	7/9/1923 1923 年 9 月 7 日
Dawn 黎明分会	Shanghai 上海	12/11/1924 1924 年 11 月 12 日
Blavatsky (Russian) 布拉瓦茨基分会（俄语）	Shanghai 上海	7/1/1925 1925 年 1 月 7 日
China (ex-Sun) 中国分会（前太阳分会）	Shanghai 上海	7/4/1925 1925 年 4 月 7 日
Tientsin (Russian) 天津分会（俄语）	Tientsin 天津	1/6/1925 1925 年 6 月 1 日
North China 北中国分会	Tientsin 天津	24/8/1925 1925 年 8 月 24 日
上海（ex-Shanghai 前上海）	Shanghai 上海	9/9/1931 1931 年 9 月 9 日

在中国第一个分会成立之前，有一些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他们是来自其他国家证道学学会会员。他们是“隶属于其他分会的学会成员”。伍廷芳博士便是其中一员，他于1916年8月23日加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的克罗托纳分会。还有哈里·普拉萨德·夏斯特里（Hari Prasad Shastri）先生，他于1914年2月16日加入印度北方邦莫拉达巴德的善道分会（Shantidavada Lodge, Moradabad, Uttar Pradesh）。除了太阳分会之外，几乎所有的分会都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组建的。会所的会议和活动都以负责的外籍人士的语言进行。



在中国第一个获得创立许可的分会是由一批在上海的包括伍廷芳在内的人发起的，当时伍廷芳是孙中山的外交部长。1919年7月6日，临时秘书西姆斯（R. Sims）写信提议成立土星分会，如下。

"几个月前，一些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研究证道学的小组。在上次会议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分会，并申请特许状。因此，请您在方便时尽早提供给我们一份结社宪章申请表。我们将从14名成员开始建立分会，其中4名是有多年资历的证道学学会会员。上海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城市，我们希望分会能帮助许多人转向正确的方向。

随附七份入会申请表以及\$G19.50的汇款。"

4名深资的学会会员指的是当时隶属于其他国家的学会的一些会员，可能包括伍廷芳博士和Hari Prasad Shastri教授。

这封最初的申请信被误寄至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的克罗托纳分会而非总部阿迪亚。这可能是由于伍廷芳博士是克罗托纳分会的成员，他们是从他那里获取的地址。尽管如此，该信件仍被转寄，并于1919年11月29日——约五个月后——被阿迪亚收到。

然后，有一封跟进此事的信被寄到阿迪亚，这封在1919年12月20日由S. Flemons作为名誉秘书签署的正式申请书中写道：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在上海成立了一个证道学分会，我相信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证道学分会"。

我们对章程和入会证一事颇感焦虑，因我们误将申请提交至美国克罗托纳分会而非贵处，导致延误良久。随后我们收到福斯特·贝利先生的回复（Foster Bailey），说明我们本应向阿迪亚总部提交申请，但他已将我们的信函、申请表格及17.50金\$转交贵处。恳请您尽早将特许状和入会证寄至我的地址，谨此致谢。

我们的前任名誉秘书R·西姆斯（R. Sims）兄弟已启程回国休假，我有幸被选为接替人选。

我很高兴地告知您，本会所进展迅速，目前已有更多申请表填写完毕，我将暂缓处理直至收到您的回复。烦请告知每份入会申请及每位会员年度会费所需汇款的具体卢比金额。

若您能惠赐学会在售书籍的目录，我将不胜感激。

请为我们办理《证道学》杂志的订阅手续，并于来函时告知订阅金额。

我们将会所命名为“土星分会”，因为会所成立时是在土星行运的影响下。”

1920年1月14日，总部向土星会所发了成立特许状以及七份入会证书。土星会所于是成了中国第一个被授予学会特许状的会所。一份特许状副本于1920年6月8日被寄到上海给最初的会员Captain Carter和夫人、Mary E Lane夫人、Rosine Thavanet Williams夫人、M.V.Andrews小姐、Sims先生和夫人、H. Shastri、S. Flemons、S. Wolfe、Olsufieff 先生和夫人、Shibbeth 小姐等人。

关于中国学会会员的情况，查尔斯·司布真·梅德赫斯特牧师致函时任阿迪亚国际记录秘书的J·R·阿里亚（J.R.Aria）弟兄的信函最为详尽。这位来自美国的早期会员兼传教士，于1920年3月20日自北京寄出信函。

“若您能成为中国各地散居的证道学学者的中枢，我将深感欣慰。我们身处广袤大陆，相隔千里之遥，若非偶然相遇，甚至无从知晓彼此的存在。

例如，我在二月刊上看到一则通告，称上海新成立的分会获得了特许状。我自然希望能与这些新会员取得联系，但手头既无姓名也无地址。他们大概也不知晓我的行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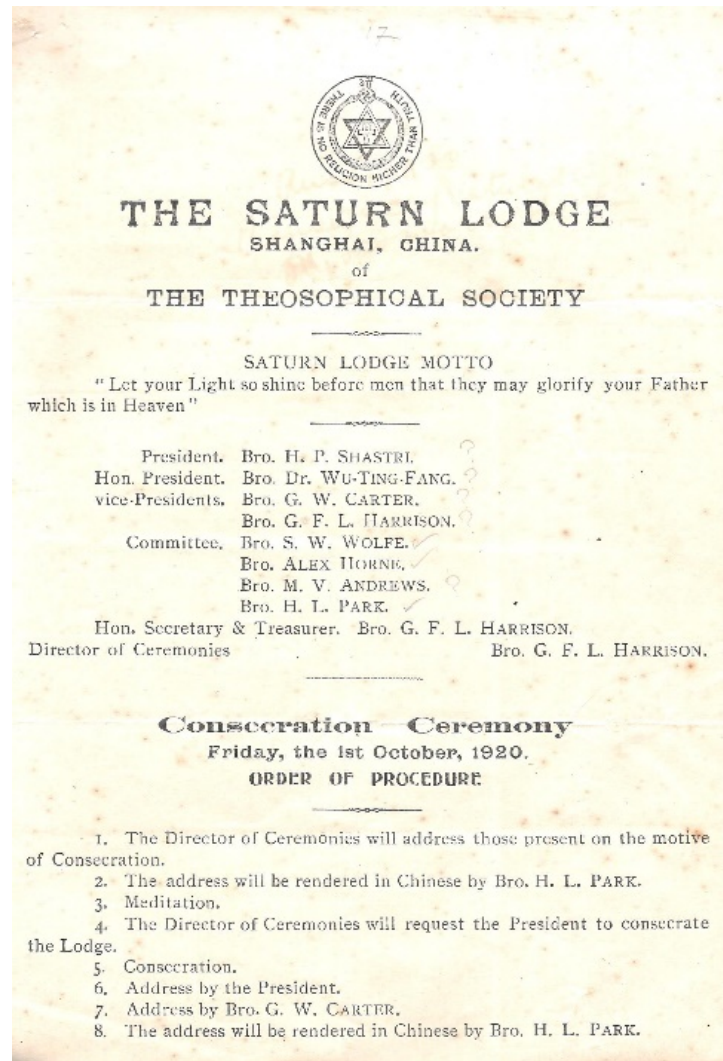
伍廷芳博士在香港偶然遇见一位年迈的证道学学者，此人是我们二人素未谋面的。我认为伦敦传道会（L.M.S.）派驻中国中部的麦克法兰先生（Alfred J. MacFarlane）亦是证道学学会会员，但对其了解甚少。

或许还有其他人。今天，若您能让我们聚在一起，互相介绍彼此，我们或许能联合力量并采取行动，但除非您告诉我们谁是谁，否则我们无法做到。

前些日子收到您来信介绍卡辛斯教授（Cousins），我深感欣喜，可惜他离北京最近时也远在三百英里之外。不过据我所知，他与伍博士会面了。”

显然，伍廷芳博士虽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但他显然在土星分会的幕后非常活跃。在哈里森（G.F.L. Harrison）于1920年9月17日以名誉秘书的身份写的一封信中，他称伍廷芳博士

为名誉会长。事实上，在 1920 年 10 月 1 日的会所开幕仪式节目单上，伍廷芳博士被称为荣誉会长。



在 1920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G.F.L. Harrison 报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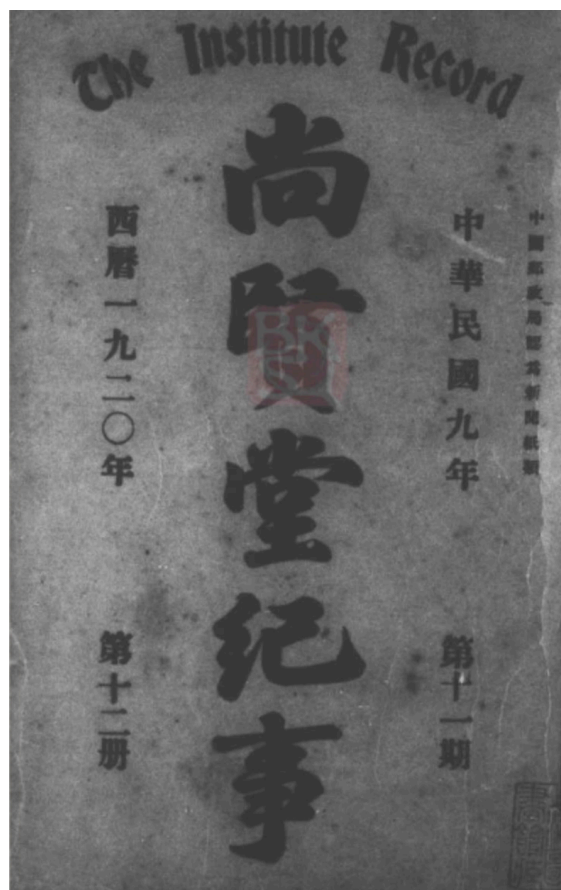
"下周日，10 月 10 日，我们将举行第一次中国会员会议。会议将用中文进行，我们的名誉会长伍廷芳博士将发表开幕演说。我会告诉你们我们的进展情况，并在我们的分会季刊发行后寄给你们一份，里面会有详细的报道“。

G.F.L. Harrison 在 1920 年 12 月 29 日的信中写到：

"几周前，我们的名誉会长伍廷芳博士用中文做了一场关于证道学的公开讲座。我们有大约 500 名听众，这标志着我们第一次尝试在中国人中间开展宣传工作，而且非常成功。

不幸的是，伍博士不得不前往广东，因此这项工作暂时停止了。等他回来后，我们希望进一步开展工作。我想说的是，他的演讲被刊登在上海所有主要的中文报纸上，因此那些没有到场的人有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读到一些关于证道学的东西"。

尚贤堂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的期刊中就记载了这一事件。据报道，这次公开演讲于 1920 年 12 月在上海海宁路新爱伦影剧院 ([New Helen Theatre](#)) 举行，讲座的主题是《生死之理》，听众多达 1 000 人。



第一本中文版的证道学文献于 1920 年 12 月印刷。这是一份 3 页的文件，译自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好莱坞克罗托纳区证道学学会全国宣传部 (National Publicity Department, Theosophical Society, Krotona, Hollywoo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提供的证道学小册子。当时，证道学学会的中文名称是道德通神学。



GROUP AT A SATURN LODGE MEETING (LATER, SHANGHAI & SUN LODGES)

中国证道学学会土星分会活动照

伍廷芳博士，第二排左起第6位，他左侧为 Hari Prasad Shastri 教授

(可能摄于1920年9月10日)

谁是伍廷芳博士？证道学资料对这位在中国的证道学先驱描述甚少。伍廷芳在中国现代史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但很少人知道他的贡献与业绩。根据维基百科，“伍廷芳是一位中国外交官及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并在民国初年简短担任代总理。他是一位律师及书法家”。中文版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对伍廷芳杰出的一生有更全面的信息。但不为人所知或所述的是伍廷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证道学之父。

伍廷芳生于1842年7月30日，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被称为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三岁时父亲带他回中国，开始了不平凡的一生。他早期求学香港。187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876年于林肯律师会所参加律师资格考试。1877年，伍廷芳成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法学博士的中国人。成立于纽约的证道学当时在英国很受人瞩目，伍廷芳恰好当时在英国。他是否与证道学会的早期会员有接触，我们不得而知。

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后，伍廷芳回到香港开始了法律生涯。伍廷芳是第一位由英国政府任命为香港立法会非官方会员的华人，他于1880-1882年担任此职。

1896-1902期间，伍廷芳由清朝光绪皇帝委任为大清驻美，西班牙及秘鲁的大使。他于1907-1909年再次赴美担任清朝驻美，墨西哥，秘鲁及古巴的大使。再此期间，他结识了罗斯福总统及科学家与发明家爱迪生。1910年，伍廷芳离美赴北京，途经欧洲，新加坡及香港。

伍廷芳在西方居留时久，英伦四年，美国八年。他的英文造诣及对国际时事的谙熟在他所著的“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一书中可见一斑。这本书可读性很强。有趣的是，他其实是在一位美国女士的再三请求下，盛情难却，才写了他唯一的一本英文书籍。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

“美国人实在值得研究。我在美国两任八年期间，很多人多次请我写下我对美国人的观察与看法。我最初觉得我不太合适：其一是公务甚忙，廖无暇余；其二虽然我去过美国很多地方，也在官方及私人的层面上接触过不同阶层的人，但肯定对某些地区，某些风情知之甚少；其三，虽然我对美国总体充满敬佩，但某些方方面面还有待改进，批评那些对我十分慷慨，礼貌和友善的人实在是我不想做的。为了让我宽心，人们对我说该书的目的不是片面地或是不公正的去评判美国，只是就事论事，坦诚以对。我有一位女性友人，我向来尊敬她的意见，曾对我说：“我们只要你对美国的人和事做公正及坦诚的描绘，不值得赞美的不要去赞美，需要批评和反对的也不要犹豫地提出来。我们需要你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以便加以改正。”我十分敬佩我的朋友的说法，她正是反映了美国人宽广的心胸和气度。在写书的过程中，我时刻遵循着该女士的原则。我毫无顾忌地表达我的看法，但不吹毛求疵。我相信美国读者原谅我的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不是出于草率或恶意。如果我把美国说得天花乱坠，或者见恶不提，那我反倒不是真心诚意了。”

这本书幽默诙谐，时而带讽刺意味，但十分诚恳低调。该书写于1914年。伍廷芳当时已在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担任要职。

伍廷芳支持辛亥革命并代表革命派一方在上海进行谈判。他于1912年初短暂担任南京省政府司法部长。据他的法律背景及在外国的经验，在此期间他大力提倡独立的司法体系。此后，他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值得注意的是，他于1916年8月23日正式加入证道学会，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的克罗托纳分会会员。尽管有报道称，1916年3月12日伍博士以证道学学者的身份受邀前往上海尚贤堂（中国国际研究院，[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为数百名听众发表演讲。1917年，他简短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理。

伍廷芳参加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并成为宪法会一员。虽然他反对孙中山成为“非常大总统”，但在孙任职后还是追随他。他最初任孙中山政府的外交部长并在孙中山外出时为其代职。

他于1917年9月至1922年6月任外交部长，并在1921年5月至1922年6月期间同时任财政部长。伍廷芳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不久辞世。

虽然身任外交及财政部长双职，在他生命最后三年中伍廷芳为证道学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在他78岁时，身居上海申江的他大力推广证道学。他最初将该学命名为“道德通神学”，后命名为“天人名道学”，最终采用“证道学”一词。他对这个最终中文命名有如下解释：

“道德通神會改名證道學會之原因

此會名由英文翻譯其英文係Theosophical Society 按照原文字意。是“神智會”。查近日所刊英華字典。譯解“通神會”。惟恐閱者未知內容。疑本會與鬼神通處。誤為旁門左道。故添道德二字。表明宗旨正大耳。近仍有西士函評通神二字尚未妥當。請斟酌再改。是以與友人研究討論。再定名證道學會。其理由詳述於下。僅按世界宗教。其原皆出於天。其所研究主張之理。即天與人關係之理也。若泛言天道。而忽略人事。或徒論人事而蔑視天道。均不能以天道管攝人事。及以人事證明天道。繁言冗說。終是不明。不明即不通。欲恃此化導眾生。甚難覺悟。故談天道者必須有統系。有證據。以科學之條理。求大道之指歸。切於人事。當於人心。使人易知易明。不使人迷惑失據。天道人事。一以貫之。到此境界。謂之天道人道。均無不可。惟此種道理。經數千年宗教家道德家反覆陳說。尚苦其未明。故中國漢代儒家董仲舒云。“天人之際。甚難明也。”即指此理而言。今將神人死生及靈魂肉體種種未易說明之道。求所以明之。故定名為證道學會。

每周四伍廷芳都会邀请中西会员到其家中探讨证道学：各宗宗教的真正教义，天地自然的至深奥妙，人的真正构造等等。据学员所述，伍廷芳每逢公务闲余，总是充满热情地对中西会员谈论证道学及隐匿性科学。

显然，伍廷芳公开演说证道学的活动在第一个学社成立前就开始了。据考，报界报道伍廷芳于1916年3月12日受上海尚贤堂之邀进行以“灵魂与身体之关系”为主题的演讲。

“三月十二日四時。上海尚賢堂請通神社伍廷芳君演說人之靈魂與身體之關係，

到者數百人。(《伍廷芳演說靈魂》，《教育週報》(杭州)，第124期，1916年)”

1921年6月，伍廷芳翻译并发表了安妮·贝森特 (Annie Besant) 所著的《证道学指南》。1921年7月，他写了并发表了《证道学会要旨》。在该文中，他阐明了为何采用证道学为名的道理。需特别指出的是，伍廷芳博士当时同时兼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1922年2月14日，伍廷芳翻译并发表了Annie Besant 的《因果浅义》。该著于他在1922年6月23日辞世前四个月发表。

1923年3月8日，申江证道学太阳会所在他辞世后发表了《伍廷芳证道学说》。这是一部关于伍廷芳对有关证道学问题的答案的书籍。在该书的序言中，有对伍廷芳如下赞许“伍公廷芳中华民国之大贤人也。生平不苟言行，不求奢华。事事以道德为准绳。”该书与伍廷芳的三部作品《证道学要旨》，《因果浅义》及《证道学指南》一起发表成集。该集可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找到，《因果浅义》及《证道学指南》的独立版本则无处可寻。

伍廷芳生活在证道学成立及其最初半个世纪的年代里。他与学会的初期领袖同时代。他是否亲身见过他们，这不得而知，但他对这些领袖诸如比他小五岁的Annie Besant 的敬仰是显而易见的。

在1914年发表的《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一书中，他不止一次提到 Annie Besant：

“澳大利亚的移民法比美国的更加苛刻严厉，近乎于禁止移民。不仅法律对中国劳工横加约束，对中国商人及学生也实行禁止。安妮·贝森特 (Annie Besant) 女士在1912年在英国发表的一篇“大英帝国的有色公民”演说中不仅驳斥她自己的国家的偏见，她还提到一个读者们，尤其是澳大利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她说：“在澳大利亚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正在发生。在那里的气候中人的肤色自然变深，澳大利亚人与黄种人的肤色相近。一段时间过后，本国人是否能在澳洲留居也可能成为问题。在那里白种人比有些印度人还黑。”在这个不争的事实面前，为了自己国民的利益，是否澳大利亚政府放弃种族歧视并且促使议会废除或者起码改进关于黄色人种移民法的时候已经到了？”

伍廷芳还大力提倡素食主义。在同一本书中的结尾部分，第17章关于运动的话题，他写道：

“我是一个坚定信仰自然，健康和慈悲的生活理念的人。我很感兴趣地在大英百科词典里频繁读到食素者成为运动健将的事实。他们赢得以下体育荣誉：柏林到德雷斯頓125英里步行比赛；1901-1902 年Carwardine 杯（100英里）及1901-1902 Dibble Shield（6小时）自行车赛；1899-1902连续四年英国非职业网球赛冠军；1902年非职业壁球赛冠军；印度自行车冠军（三年）；1896年苏格兰半英里跑步比赛；1902年4-13小时非职业自行车赛世界纪录；约克郡100英里跑步冠军（1899，1901），网球金牌（5次）。我虽没有更新的数字，但以上事实对法国天主教组织Sarbonne的Gautier教授所说的食素者缺乏精力和意志力一说提供了充足的反面证据。我在此引用美国密西根州Battle Creek疗养院院长及医生J.H.Kellog 对我所说的事实。Kellog 医生是个多年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虽然年过六旬但和四十岁人的精力不相上下。他说他每天工作16小时但没有丝毫疲倦。证道学会的会长Annie Besant女士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据可靠的消息说，她食素起码35年，很少有65岁的非食素者能比得上她的精力。食素者可能有其他不足之处，但缺乏耐久力肯定不在其中”。

这里伍廷芳又提到了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事实上，1922 年 5 月 13 日，伍廷芳博士从广州给安妮·贝森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夫人：

听说您要访问悉尼，我和上海土星分会的负责同志们诚挚地邀请您来上海。该分会成立已有数年，发展势头良好。会员们自然希望会长能到他们的分会来访问并发表讲话。

当您决定来上海时，我希望您能来，我想向您发出最诚挚的邀请，请您到广州做客。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行动，在人民中间传播证道学真理。关于这些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我们可以在见面时讨论。

恭候您的早日回复。

此致敬礼，
伍廷芳"

安妮·贝森特于 1922 年 7 月 12 日回信：

"亲爱的先生和兄弟：

目前我恐怕还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副会长可能于明年访问土星分会。

如果我有幸来到贵国，我将欣然接受您的邀请。

衷心祝愿，
安妮-贝森特”

由于伍廷芳博士于 1922 年 6 月 23 日去世，他未收到这封回信。

伍廷芳在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证道学分会 - 土星分会三年后辞世实在是证道学的一大损失。他是土星分会的幕后十分活跃的推动者。早在 1916 年，他就用中文公开讲授证道学。在土星分会 1920 年的会员登记册上，他被列为美国学会的成员。他于 1916 年 8 月 23 日在美国克罗托纳(Krotona)正式加入了证道学学会，尽管早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为证道学学会积极活动和工作。他很可能是在美国执行外交任务时成为美国学会会员的。他在美国生活了大约 10 年左右。作为一个精通中西语言文字，有权利及影响的人，他最适合不过翻译证道学著作及在中国普及证道学。他辞世时已是 80 高龄。但是，他的遗作得以保存，他为证道学所选的中文名也一直广泛应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这个名称被重新使用。

在他去世后，有人于 1922 年 7 月 8 日写信给安妮-贝森特，为唯一真正的中国分会--太阳分会申请分会宪章。这是伍廷芳博士一直想做的事情。用中文书写的申请书翻译如下：

"致安妮-贝森特博士：

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上海证道学学会土星分会成员，希望成立一个中国分会，特此申请以上海太阳分会的名义授予我们特许状。

我们三年来隶属土星分会，相信现在是成立我们自己的分会的时候了。

我们已故的尊贵会员伍廷芳博士对此事特别感兴趣，并一直与我们就申请特许状一事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

因此，我们认为将他的名字作为创始人之一是合适的--他已经表示接受会长一职--鉴于他对中国的证道学事业一直表现出的个人和实际兴趣以及他对证道学事业的奉献精神，他的名字将被载入我们学会在中国的未来史册。

我们认为，只有证道学才能将中国的三大宗教团结起来，通过传播证道学的教义和理想，再加上中国人民的日常实践，我们的国家才能再次在世界各国中占据其应有的地位。

向您保证我们对您的完全奉献和忠诚，并向所有兄弟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献给您兄弟般的致礼，

Dr. Wu Ting Fang/ Hee Wan A. / H.L. Park/ Tseng Yue Sung / Dr. Chan Git Cho / G.F.L. Harrison/ Tong Sum Chuen / Dr. Lin Chin Hua / Lou Lum King / Kee Chan Lun / Chan Sun Yuen / Oakland Lu

太阳会所（中文名为申江证道学社太陽会所）的会章于1922年8月8日颁布。

Josephine Ransom 所著的“证道学75周年年册”1936年记事中，她写道：

“A.F.Knudsen先生被委任为东亚总代表。他和夫人将上海作为中心，因为上海比香港更方便接触真正的中国。相当一部分证道学著述已被翻译成中文。”

确实，Knudsen先生在1938年1月21日在阿迪亚展示了一本名为《证道学》的译著。这本书是何时翻成发表的不是很清楚。译者是一位“鸳湖金慧莲先生”。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的书籍，近乎于中文证道学手册。

现存“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的两个名为《师训》的中文版本。其中一版有Knudsen于1937年4月17日所作的序。但译者不详。另一个是更早的不明日期的版本，译者为三水林浩华。

在《证道学会简史》中，在1937年有这样对C.Jinarajadasa先生从日本返印度的途中的记事：

“在归途中他在上海停留更长一段时间。他进行了一次公众演讲，在学社多次发言，并在“真因果会馆”作了以佛教为题的演讲，该演讲被翻成了中文。”

《证道学会七十五周年年册》中，在1939年有这样的报道：

“Knudsen先生在上海在学者的帮助下，准备将C. Jinarajadasa所著《证道学要领》及Annie Besant 所著的《古老的智慧》翻成中文。”

这些书是否最终被翻成中文不是很清楚。到目前为止，这些书的中文译作还没被发现。在 1937 年 3 月 5 日的一封致 Dr. G. Srinivasa Murthi 的信中，时任会长代理的 A.F. Knudsen 写道：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在华已解散的证道学学会分会的名单。在这里很难找到它们的任何踪迹，就连 Dorothy Arnold 小姐也没有对它们实际的记录。到目前为止，除了那些已经明确退出的会员，她没有给我任何中国老会员的名字。那些在坚持学习证道学，但不懂英语的人从来不认识她，也不会来参加讲英语的聚会。一个年轻人看到我外套上的证道学学会胸针，后来告诉 Eiswaldt 先生，他见过一位中国老先生，他的外套上也戴着一个类似的胸针。要找到这些“失散成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可能会在中国报纸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请他们与我或分会联系。我也会在汉口尝试联系任何可能仍感兴趣的人。伍廷芳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强人，这场运动随着他的逝世而熄灭了"。

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证道学七十五周年年册》中，1944 年有这样的不祥的记事：

“在缅甸，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的学会都遭日本人毁灭。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学会也难逃厄运。”

经过二战和 1966-1976 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道学学会在中国不复存在。1941 年 12 月 8 日战事开始后，香港分会就停止了运作。1946 年 12 月 20 日，9 名会员举行会议，考虑恢复香港分会，但恢复工作并没有展开，香港分会一直保持沉寂。直到 1959 年 5 月 15 日，总部收到香港分会的一份分会宪章申请书。该申请由冯公夏先生（K. S. Fung）作为会长与其他 7 位成员签署，其中包括负责财务的施刚巽先生（K. S. Sze）。1959 年 7 月 30 日，阿迪亚总部签发了新的会所成立宪章。新分会随后的活动没有任何记录。但是，由朱宽翻译的另一版本的“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译名为《礼足恭听录》，在 1961 年由冯公夏先生出资在香港发行并于 1972 年由施刚巽先生出资重印。冯公夏先生经营恒泰丰公司（Hang Tai & Fungs Co.），施刚巽先生经营金星有限公司（K. S. Sze & Sons Co.），是香港著名人士。直到此时，伍廷芳所创的“证道学会”一词一直被使用。这本书与前面提到的七本书，是阿迪亚图书馆中唯一的中文书籍，也可能是仅存的中文书籍。

目前，中国尚无证道学学会。在“广布证道学知识”的学会宗旨下，我们不能忽略有 14 亿 4 千 8 百万人口的中国。在证道学印度太平洋地区学会的倡导下，一个以向华语人群，特别

是中国人，以及约5千万海外华侨推广证道学为目的”中文项目组“于2011年12月在新加坡学会成立。直至今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证道学中文网站 www.chinesetheosophy.net，并以该网站为起点作为传播证道学教义的渠道。好在中国上网率高。在14亿4千8百万口中，据2022年7月31日统计，约有10亿网民，相当于亚洲34.4%的网民。”中文项目组“的任务包括循序进展地将证道学著作翻译成华文并上载到网站，同时协助网上对证道学的讨论。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我们已经在中文网站上上载了阿迪亚现存的八部早期证道学书籍。更多的书籍，文献和讲座在近些年被发表和刊载。更多的活动会日渐展开。

我们将学会正式名字回复到由伍廷芳命名的”证道学“，以继承先生遗志。该名从1920到1972年一直是学会的中文正式会名。值得一提的是，证道学中文项目组成立于伍廷芳出生地新加坡，继续伍公未了之事业。

撰写：钟山儿（2025年7月25日更新）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会长

证道学学会印度太平洋区副会长

翻译：杜巍巍

参考资料

Ransom, Josephin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Ransom, Josephine, “*证道学简史*”

Jinarājādāsa, C. *The Golden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Jinarājādāsa, C. “*证道学金色年鉴*”

Ransom, Josephine,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Ransom, Josephine, “*证道学75周年年册*”

Wikipedia

维基百科

Wikipedia (Chinese)

中文维基百科

Baidu Encyclopedia (Chinese)

百度中文百科

Wu, Ting Fang, *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 (in English)

伍廷芳 “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英文）

Wu, Ting Fang, *Information for Enquirer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nie Besant's writings)
伍廷芳 “证道学指南” (Annie Besant 著述中文译文)

Wu, Ting Fang, *Outline of Theosophy* (Chinese)
伍廷芳 “证道学要旨”（中文）

Wu, Ting Fang, *Elementary Lessons on Karm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nie Besant's writings)
伍廷芳 “因果浅义”(Annie Besant 著述中文译文)

Wu, Ting Fang, *Dr Wu Ting Fang's Dialogues On Theosophy* (Chinese)
伍廷芳 “伍廷芳证道学说” (中文)

TS in China, *Theosophy* (Chinese) (1938)
证道学在中国 “证道学”（中文）（1938）

TS in China,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undated)
证道学在中国 “师训”（中文）（日期不详）

TS in China,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17 April 1937)
证道学在中国 “师训”（中文）（1937年4月17日）

Chu, Maurice,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1972)
朱宽 “礼足恭听录”（中文）（1972）

Internet World Stats –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英特网世界统计资料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证道学百科全书》中收录的有关中国证道学的条目

中国的第一个会所是 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土星会所，由 Hari Prasad Shastri 先生担任主席，G. F. L. Harrison 先生担任秘书。据 1924 年的年报中的报道，该会所显然已更名为上海会所。1922 年，在上海成立了太阳会所。证道学在中国往往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各地的西方人开创的。

1923 年，又有两个分会成立，分别是位于汉口的汉口分会和位于香港的香港分会（由 Manuk 先生领导）。1924 年，上海成立了黎明分会，由 Kinson Tsiang 领导。该分会由年轻人组成。1925 年，布拉瓦茨基分会也在上海成立，由多萝西-阿诺德小姐（Dorothy Arnold）领导。该组织由居住在上海的俄罗斯人组成，俄文版证道学书籍的匮乏是该组织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此期间，阿诺德还开展了儿童教育工作。贝桑特女子学校于 1925 年开办。这所学校办得很成功，到 1928 年，学生人数已增至 340 人。1930 年，学生人数增加到 448 人，许多申请的人不得被拒之门外。为了专注于学校的工作，阿诺德小姐不得不辞去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1925 年，美国学会的 Edith Gray 访问了上海分会，并举办了关于因果业报和轮回的讲座，这促成了因果业报和轮回行动组（Karma and Reincarnation Legion）的成立。他们出版了《远东证道学》，每两个月一期。他们翻译了一些证道学书籍，如《在真师膝下》、《证道学》和《生命之谜》。到 1925 年，在中国南方的厦门、汕头、澳门和海口建立了证道学中心。在澳门，报纸上关于轮回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使轮回和证道学受到大众的关注。报纸上的交流内容随后被印刷成书。同年，天津成立了北中国分会。1928 年，在中国的 M. Manuk 先生担任全球会长的中国代理。不过，后来在中国的证道学活动归属于东亚会长代理处。1937 年，基纳拉贾达萨（C. Jinarājadāsa）访问了这些分会。同年，证道学学会会员还在上海成立了素食协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和香港的证道学活动停止了。1949 年后，除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外，所有证道学团体都停止了活动。然而，香港的证道学学会只是间歇性地开展活动。到 20 世纪 90 年代，那里已不再有任何证道学会议或活动。中文的证道学文献大多是用古典文体而非现代文体或白话文书写的，因此对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相对较难阅读。